

鶴佬文漢字個問題

——敬答林清文先生

今年二月二十五日我佇自立副刊發表〈鶴佬儂個好囡孫〉了後，收著幾張讀者個來批指教，亦有儂佇報紙發表文章討論。大部份攏是討論用字個問題，那像「鶴佬」（河洛？）、「儂」（人？）、「佇」（在？值？）……等。其中以林清文先生佇四月二十八日自立副刊發表個〈河洛人及河洛語文〉上有代表性。時間已經過去四、五個月，因為稿債一大堆，無閑切切（tshīn⁴kh⁴），無法度一个仔一个答覆，想著眞歹勢。所以我現在想卜借林先生個大文，答覆所有讀者個質問。

猶未講正題以前，咱應該先了解一個事實，著是漢字不管如何是無法度記錄鶴佬話个。咱今且日用漢字來寫鶴佬文，攏受著工具不完全个限制。咱若卜¹棚（phu²掙脫）開職个束縛，必須愛恰用標音字。最近鄭良偉博士有出一本《路加福音漢羅試寫》，就是利用漢字恰羅馬字，濫濫參參來寫鶴佬話聖經。職个構想非常好。毋過兩種無共款性質个文字強卜共伊門做伙，恐驚見無法度予儂接受。至少我著感覺眞¹逆²苟（keh¹ko⁵違和感）。照我个淺見，若卜採用漢字，恰用个標音字

應該採用朝鮮個諺文。因為朝鮮諺文哈漢字個性質完全共款——筆劃是漢字個筆法，一個四角格仔內包含一個音節所有個聲韻符號。

到底是卜用什麼標音字，這是一個真大個爭論。但是到底卜選用什麼漢字來代表鶴佬話個詞素呢？這又閣著愛諍駕面紅額仔頭筋大條，討論者往往煞互相扑歹感情。

關於漢字個選用觀點，大體上會凍分做兩派：

第一派是主張倚向北方白話文。就是不管台員話個本字是什麼，只要現代中文用什麼字，咱著用什麼字。譬論講「佇」用「在」、「个」用「的」、「一个」用「一個」、「儂」用「人」、「行」用「走」。「一个儂佇遐塊行路」，寫成「一個人在彼咧走路」。職派會使得號做「北字派」。職派個儂真討厭現代中文無用个字，亦反對用古字。

第二派是主張考證語源，追求「本字」。無本字個詞素即借用鶴佬語個同音字，反對借用北方個同義字。職派會使得號做「傳統派」。

傳統派注重語源個考證。但是關於考證個方法著千差萬別。

有一派是對古典揣（找）出音、義相倚个字，譬論講 *an³ni¹*（這樣，一般作「按爾」）是「焉爾」、「云爾」·*he*（那）是「彼」·*tshin³tshai²*（隨便一般寫作「清採」）是「請裁」·*tsai¹iaN²*（知道，一般作「知影」）是「知也」。職派個學者攏無受過正規個語言學訓練，欠缺聲韻學、方言學個完全智識。個對初期個語源研究有開創個貢獻，但是時常穿鑿附會、自以為是。職派會使得號

做「古典派」。

另外有一派是以古典為基礎、進一步運用嚴格個聲韻學、文字學、訓詁學、比較方言學個智識對各種可能性，進行系統性個檢驗。對還個無法度證明語源個詞素，毋知著毋知，無愛強做解說。職派堅持以《切韻》《廣韻》做標準。所以會使得號做「切韻派」。

我對三派攏無完全贊成，亦無完全反對。

「北字派」是最不合理個。大量借用北方白話文個俗字，雖然在推行台語文字化會卡順序，但是無傳統，亦無將來。一、大量借用北方同義字，造成台語音韻上大混亂。漢字個鶴佬語音本來著有文讀音、白話音個分別，白話音有時閣有三四種，實在有夠麻煩，職馬閣加一個「訓讀音」，敢袂傷複雜？二、鶴佬語俗客語，會使講是古漢語個一個支派，但是對北方官話來講，卻是一種無共款個語言。北方俗字，若是哈咱共語源個，當然會使得用，若無共語源，絕對無借用個必要。若卜借用，只好將漢字當作標音字，借用鶴佬語個同音字，無應該借北方白話文個同義字。六書中「假借」只有借音字，無借義字。佛教個譯經，現代外國地名個譯名攏是用職個辦法。三、借義字是破壞鶴佬語個兇手。譬論「呵咾」借用「贊美」，到底「贊美」是卜讀做 $o'lo^2$ 或是 $tsan^3 bi^2$ ？因為漢字個優勢，結局一定干單保存 $tsan^3 bi^2$ （贊美）， $o'lo^2$ （呵咾）一定會消亡。所以我感覺北字派大量借用同義字，實在袂呵咾得。

不過北字派尊重俗字個精神，值得提倡，古典派硬揣古早字來鬥，實在亦艱苦讀。

古典派个語源研究已經是過時个方法。鶴佬語語源學是一門真深个學問，研究者至少愛對漢語个音韻史，鶴佬語个方言，其他鶴佬語周邊个語言，親像福州語、客語、粵語、侗泰語，甚至哈台語有接觸過个日語、北京語等，具備相當个智識，知影各語言之間音韻系統个關係，即會凍真正追求語源，確定漢字个正字準正字，或是同源字（詳細請參考《台灣禮俗語典》）。

談了鶴佬語漢字用法个一般智識，我想卜就林清文先生所提出个疑問作簡單个解釋。

一、林先生認為「鶴佬」愛寫做「河洛」。因為鶴佬儂个祖先起源於黃河、洛水，後來因為受著五胡亂華个禍患，被迫南遷，最後徙徭現在个福建、廣東。所以伊認為「河洛話」有音一定著有字。

其實這是一種迷信。有什麼證據講鶴佬儂个祖先起源於「河洛地域」？過去我亦有職款迷信。我寫《台灣河佬語聲調研究》个時天有淡薄仔迷信。但是以後我發現客儂叫咱 *hok⁸lo²* 廣東儂叫咱 *hok⁸lou²*，咱家自號做 *hoh⁸lo²*，比較方言知影，伊个同音字是「鶴佬」。我閣去查漳州府志、泉州府志、福建府志，三本冊攏講唐朝以前，福建是「蠻地」，陳元光父团入閩扑「獠蠻」（獠音佬、老），教化鶴佬蠻，鶴佬蠻即開始捌字。因此漳州儂拜陳元光做「開漳聖王」。但是陳元光耒來个部將只有五十八姓一百二十三員，陳元光本儂後來亦去予「獠蠻」扑死，可見「獠蠻」个人數一定真儕，所以勢力遐爾大。在越公子無諸佇福建建立「閩越國」以後，唐朝以前，歷史有記載个中原移民，只有晉朝「八姓入閩」，而且入佗位个「閩」，毋知影。由此可見，所謂「鶴佬儂个祖

先起源於河洛地域」一個想法，一半是半路認老父，無完全正確。我用「鶴佬」兩字，這是純粹運用比較語言學個智識，唯福佬、河洛、學佬（客僮用法）、鶴佬（廣東用法）各種寫法中間，選出一種合乎語言學個寫法而已。

若卜論眞，照我個考證（詳細參見《台灣禮俗語典》、《回歸鄉土回鄉傳統》），「鶴佬」兩字個本字應該是「貉獠」（*hok²liu²*），貉、獠兩字是野蠻僮個意思。客僮個祖先正是起源於河洛地域，由中原漢族個立場，福建個土著是蠻族，福建是蠻地，所以客僮叫閩南僮是「貉獠」，閩南僮毋知什麼意思，所以亦自稱是「貉獠」（詳細請看本書輯四〈語言學在台灣史考證上的運用〉）。近來有僮自作聰明，講「鶴佬」個正字是「河洛」。這著那像山地僮予漢僮叫做番，有個亦自稱番，以後改姓「潘」，煞攏叫家己是「潘安」個後代共款。有僮對我個看法眞不服，認爲我是捧屎抹面，侮辱家己個祖先。其實，所謂「閩」，鶴佬話讀作「蠻」，本來嘛是「番」個意思，這有什麼可怪？「閩」「蠻」「貉」「獠」，攏無要緊，無必要自卑。當然無僮願意予僮叫做「番」、「蠻」。「貉獠」兩字既然眞明顯有番、蠻個意思，我倚（站）帶鶴佬僮個立場，愛共伊寫做「鶴佬」。事實除了「鶴佬」兩字以外，亦無閣卡合乎音韻個寫法。

林先生又閣問講 *lang⁵* 塔無愛寫作「人」，卜寫作「僮」？這我佇《台灣禮俗語典》已經有專篇考證。簡單講，著是「人」字無論如何講袂通。林金鈔教授考證職字，引用六書故：「僮，吳人謂人僮」，又引潯陽樂：「雞亭故僮去，九里新僮還。」「僮」個本義是「農」，「農者民也」（春秋

繁露五行相勝），後來加「人」字片，變成「儂」字。古早「人」哈「民」意思是無共款个。「人」是象儂行禮个形，所以統治者、有教養个儂即（才）是「人」（*zin⁵*）；「民者盲也」，一般被統治者攏是無讀册个青盲牛，所以叫「民」。孔子有講過：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。「民」是指被統治者。古早時代被統治者攏是農民，所以「農」（儂）「民」哈「人」共款攏有「儂」（人）的意思，原因大概著是佇遮。人、民、農（儂）意思雖然共款，但是音無共，歷史的个意義亦無共。並且在實用上，亦是分開卡好。譬論講台員話有一个詞叫「婦人儂」，汝若寫做「婦人人」，實在真歹讀。猶有「人心節節高」个「人心」讀 *zin⁵sim¹*，「儂心在內」个「儂心」著愛讀做 *lang⁵sim¹*，若是攏寫做「人心」著真歹讀。

最後林先生問講我是按怎固執「在」（音箸）著愛用「佇」字。林先生已經引用著康熙、中華字典，「佇」个解說是「直呂切、音宁、久立」之意。「直呂」切出來就是「箸」嘛！「久立」就是「在」个意思。「佇」亦有儂講「站」（音店），廣韻：「陟陷切，久立也」。「站」字因為受著北方个影響，職馬攏讀做「車站」个 *tsan¹*，但是查傳統个鶴佬語字典，逐本攏有 *tiann³* 个讀法。「站」、「佇」（同佇）共款有「久立」个意思，共款攏引申做「在」个意思。由此可見「佇」字無母著。林先生贊成宋澤萊先生用个「值」字，「值」字文讀是 *it⁸*，白音 *tat⁸*，職馬閣暴（*pu⁴*冒）出个音 *it⁸*（治），林先生个根據是頂面个字典：「直吏切，音治，逢也，當也，遇也。」毋知林先生按怎想，逢、當、遇个意思哈「在」卜塔有什麼關係？閣講伊个音，我知影林先生一定毋是講泉

州話个儂。因爲「治」字不論漳泉攏讀做「治」，但是「佇」（在）「箸」个泉州音（鹿港、汐止、淡水）是^{ti⁵}，同安音（三重埔、澎湖）是^{ti⁴}，母是像漳州腔「佇」、「箸」哈「治」攏讀做^{ti⁴}。「在」義个「佇」若寫做「值」（治）泉州儂著讀袂通。

由此可見，方言个比較是非常重要的个，所捌个方言若愈儕，對鶴佬語个聲韻學，漢語个聲韻學若捌愈深，對漢字个了解會愈深。

漢字个問題是真複雜个，若平平科學个語源學家，對漢字个爭論著真少，上加是用俗字或是本字个爭論耳，但是哈「古典派」、「北字派」之間个爭論著真厲害。我個人比較卡傾向科學个語源研究。今且日漢語聲韻學、方言學、文字學、攏真發達，應該愛去共伊運用。

當然，「俗成」原則亦愛尊重，若四百年來个鶴佬文已經有一定个用字，咱亦無必要傷堅持用本字。但是既然無約定俗成个字，或是用俗字用混亂漢字个音義系統，想卜用本字，著必須愛對漢字有深入个研究。母好將鶴佬文、鶴佬文化共伊粗俗化。